

五山江畔,好“新”一个秋

□彭伟

黄叶飘飘,红叶萋萋,恍然已入暮秋,天气渐寒渐冷。人不会冬眠,不妨外出寻些暖意,觅些知音。恰逢江苏省作协举办“长江经济带江苏沿江五市绿色发展主题创作实践”活动,我“忝陪末席”,先后前往南京、镇江、江阴等地,参观沿江公园、工厂。滚滚长江水,绵绵数万里。苏沪长江段是长江的“压台段”,南通长江段又是苏沪长江段的“压台段”。我的家乡如皋,自清雍正年间,就隶属南通管辖。于公于私,走入南通五山江畔的滨江片区,品尝秋味,成为我参与本次采风的“压台戏”。

关于秋味,郁达夫先生早有感叹,“北国的秋,来得悲凉;南国的秋,草木凋得慢”。不过一人滨江公园,满眼秋色,焕然一新,草木扶疏,毫无凋零的迹象。高大的龙柏、青枫、乔木,矮小的米兰、常春藤、假连翘,手拉手,背靠背,井然有序,绿意盎然,仿佛秋味中进势不可挡的春意。我们乘着崭新的环保观光车,沿着笔直的石径,穿过修竹成林的绿洞,徐徐南行,随后东拐,驶入江干。江水如练,赫然入目。我们赶紧下车,观赏江景。霏霏霪雨过后,薄暮的江面,起了叠叠薄雾,水汽沆沆,缓缓升空。东侧的沪苏通长江公铁大桥,像一条蓝色的巨龙,腾云驾雾,跨越天堑。江水渺渺,一望无垠。桥边的天际,远处的江水,连为一片,像巨人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线。江上的轮船,星星点点,有红色货轮,有白色游艇,有黑色渔船,或大或小,时快时慢,仿佛五彩缤纷的浪花,绽放江心。眺望江面,我的心,随着江浪,澎湃起伏,不禁暗暗点赞:一桥跨江通南北,百舸争流奔东西。

环视江畔,西岸又有一处胜景。天然的岸石,越缩越窄,像一支巨臂,伸入江中,拥抱着浪花。眼前的小矶,不比南京燕子矶,大石入江,成为朱元璋称量江山的秤砣,却小得“乡味”扑鼻,我似曾相识。想起来了,细细端详长长的岸石,正与家乡旧时的“鹤颈弯”有异曲同工之妙:像一条仙鹤脖子,弯弯地躺着,煞是美妙。清代南通诗人李琪,经过如皋鹤颈弯,留下一首《竹枝词》:“……阿侬家住篦机巷,近在城西鹤颈湾”,讲述了一位淳朴的如皋妇女,热情地为生人指路:“我家住在篦机巷,靠着城西的鹤颈弯,随我来吧。”如今,我又作客诗人的家乡,也目睹了一处“鹤颈弯”。而且眼前鹤颈弯的尽头,站立着一座圆形的白色灯塔,像一位无声的引路人,同样无私地为过往船只,指路引航。任凭岁月变迁,任凭历史跨越,乡缘的巧合,无处不在。这仅仅是巧合吗?蓦然回首,浪花迭起的布景牌上树立着红字金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新秋新气象,无不是新时代的丰硕果实。

循着江畔的溪流东行,拐过几个弯道,南通五山中的黄泥山、马鞍山,赫然入目。两座山,携手入江。马鞍山名副其实,像高低不平的马鞍,矗立江滩。黄泥山名不符实,何来黄泥?远远望去,山上郁郁葱葱,清一色的树木,与马鞍山融为一体颗颗绿宝石,嵌入江干。秋色像落叶,本是黄的,但此处的秋色,颇有新意,全然绿油油的。详阅身边的景点说明文字:“实施五山及沿江生态修复”“守护出江入海生态屏障”,众人才明了,此处正是新时代的“龙须沟”:本是工厂成群,垃圾成堆,污染十分严重,如今经过全力

整治,才恢复了江边的生态平衡。

迎着习习江风,我们乘兴前行,望见半弧形的蓝色观景台,像月牙似的玉枕,躺入江中。踏入台上,一边是浩浩荡荡的江水,一边正是狼山。眼前是八个醒目的绿色大字:沧桑巨变,流连忘返。山前立有一尊大鼎,像爵像觚,气势磅礴;后靠高山,前饮江水。狼山东侧是剑山、军山,三山巍然矗立江畔,像绿色屏风,十分养眼。我伫立在台上,瞩目聆听江湓的秋声。周遭呢呢喃喃的话声传来:狼山怎么没有狼呢?狼山一名的缘起版本甚多,一说山上的“土著居民”是个白狼精,后来通邑顾仰基在《南通五山胜迹记》中,则说五山中“以琅为最名,山在州治南十八里,其名以形似。宋淳化中州牧杨钧易狼为琅,多紫石,一名紫琅。”不乏如皋乡贤们,久仰狼山大名,前来闻声。上溯宋代,诗人王观就写下《登狼山》:“岩前无复白狼踪……龙戏江声杂暮钟。”下迄民国,文人汪云龙常常携友游玩狼山,聆听僧人洁莲抚琴,演奏了一曲《梅花》。狼声本是传说,琴声早已逝去,暮鼓晨钟也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我睁开双眼,望着紫琅山,耳畔响起了琅琅书声——南通学子总是那么的优秀;望着长江水,身边响起了哗哗浪声——南通正像一艘巨轮,奏起了快速前行的凯旋曲。

刘禹锡有言:“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五山江畔的秋味、秋色、秋声,都胜过春朝,充满希冀。通城江边,好“新”一个秋,这“新”即“心”——不忘初“心”,用“心”为人民,留给后人绿水青山,功载千秋。

在老家染发

□明前茶

国庆长假,女友兰卉随丈夫回河南农村老家的时候,其实心里是相当打鼓的。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武汉人,又是英语培训教师,她已经习惯了做美甲、染烫头发,出门就要化妆。她在学生当中广受好评,除了教学水平高又对学生认真负责外,颜值也是重要的推手之一。不少学生认为,他们的兰老师长得像漫威电影里的惊奇队长,一看就是能力无边又帅气美貌的角色。然而,问题来了,要怎样在丈夫的家乡扮演一个传统驯顺的小媳妇?兰卉实在是没有经验。为了避免闲言碎语,兰卉洗掉了漂亮的指甲油,又从快手视频上取经,选了两身十八线县城女性爱穿的印花衬衣,带着一脸懵懵无知的表情,跟着丈夫踏上了回乡大巴。

那天,兰卉唯一没法掩饰的城里人的标志,是她那头披肩卷发。黑色的发根已经长出两寸长,而耳朵以下的头发,依旧闪烁着棕红色。兰卉请教过她的发型师,问能不能帮她紧急染回黑色,发型师很诧异:咱的头发本来就是黑色,你又不是80岁的白发老太太,刻意染黑干吗?

于是,兰卉跟丈夫回乡的心情,犹如变身后的孙悟空藏不爰身后的那根尾巴一样,充满不安。

兰卉这是第二次回丈夫的老家,第一次是结婚时回乡请酒。她在微信上跟武汉闺蜜吐槽说:虽然双方都很客气,但对我的敏感,依旧能觉察到他的父母、兄弟和乡人对我这城里媳妇的某种戒备。

吃完团圆饭,更惊人的事儿出现了,丈夫直接把兰卉拉到了敞亮的院子里,让她坐到一张方凳上,又迅速找来了几张报纸,十几只小夹子,把报纸层层叠叠围绕兰卉的衣领,仔细夹妥。兰卉一脸迷惑:“你要干啥?”

丈夫头也不抬地说:“这儿通风好,颜色上得快,我来帮你补染一下头发。”

兰卉压低声音说:“你……就不怕周围那些闲言碎语?”

丈夫淡淡地说:“我就是想公开地告诉他们,别质疑我媳妇的选择,我可

是跟她一伙的。”

回武汉上班后很久,兰卉都会回忆起那个云淡风轻的午后,而不由自主地微笑。她披挂着滴滴染发剂的报纸,挺直了腰身坐着;丈夫用小毛笔仔细为她上色,并用梳子一遍遍地将染发剂在她的发丝上刷匀。周围是嫂子晾晒的床单和粗布衣裤,它们在晾衣绳上被吹得猎猎作响。空气里都是大丽菊和蜀葵奔放的花气。婆母、婶婶和嫂子们在廊下喝着粗茶,议论纷纷。她们一开始是心疼自家走出去的男人,居然这样心甘情愿为媳妇服务吧,可这样贴心贴意的场景持续的时间长了,也令她们想到了自己,对自身这半辈子的遭遇,有了反思。她们有没有过这般被宠爱呵护过?女人,只是负重而行,像野地里的剑麻一样被风吹雨打过后,被忽视过,能称之为骄傲吗?

补染好头发,染发剂只用去一瓶。兰卉正困惑于丈夫为何要买5瓶染发剂带回老家,就听丈夫对嫂子和叔叔家的大侄女说:你们想不想试一试?瞧,染出来的发色又文雅又漂亮,保证你染完都不认识自己!他有什么公事要处理,这儿信号不好,我要去下镇上的网吧。谁想染发,让兰卉帮你们染。

过了两天,等他俩快要返回武汉上班时,兰卉方才意识到,丈夫这一招是何其重要——他事实上是用另外四瓶染发剂,替孤立无援的妻子招募了同好,遴选了在志趣上更为贴近的“老家姐妹”。当媳妇和大侄女也染成了“城里人”的发色,她们对兰卉的态度,也从敬而远之,变得亲密起来。

借着染发剂,兰卉的丈夫,帮助她在老家建立了一个姐妹圈,一个属于自己的“场”。当他们坐着大巴离开时,嫂子冲上来,从车窗递上一大摞驴肉火烧,以及蜀葵的花种。兰卉意识到,她首次对这片陌生的土地有了眷恋之感——融合是双向的,借着染发与漫长的交谈,她获得了友谊与亲情,而这份默契,也将推动着她,对丈夫的原生家庭与成长环境,对他的故土,产生惺惺相惜之情。

你好呀,梭梭树

□袁晓娜

其实,从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在沙漠里种下一棵树。长到30岁,我连一棵像样的植物都没栽培过。每每想到此事,总会质疑被一方水土养育至今的我对环境的贡献究竟有多少,就像姑娘们总是患得患失地通过各种方式不断验证心仪者对自己的感情是否坚定一样,这种不确定使我一度以为我可能一辈子也种不下一棵树。

但有时候,事情真的会在不经意间就有了转机。2017年4月29日,武威地区万千梭梭树里,有一棵居然被我赋予了生命,这是件何等神奇又匪夷所思的事。可任我再不敢相信,那棵梭梭树真的就长在了那里,带着自己独一无二编号在沙漠里扎了根。

尽管那时的它还只是一株矮矮的小苗,但于我,简直就是人生的一次突破,我终于不再是一个连仙人掌都养不活的女子。至今想来,都很庆幸当初参加了那个游戏类的环保公益活动:每天将自己或他人的日常减排行为所转化的绿色能量收割累积,等到一定数值通过申请,平台就会为参与活动的用户在祖国北方的荒漠化地区种下一棵真树。我是多想种一棵真树啊,于是每天都铆足了劲儿地积攒能量,能步行绝不坐车,能爬楼绝不乘电梯,似乎每多走一步路,能量值多增加一克,心里都会多一分希冀。不得不说,这是个让人着迷的过程。我一从来不玩游戏的大姑娘就跟孩子似的,每天睁眼以后,闭目之前,一定要去我的苗圃看看,去完成那个收割的仪式。在收割自己能量的同时,还厚着脸皮向好友蹭,如果既保住自己的,又“偷”得别人的,那心里的一股子得意劲儿,说欢欣雀跃也不为过。遥想大学那会儿无比渴望偷菜成风我自岿然不动的情形,不禁莞尔。

在后一点一滴的“浇灌”中,这棵虚拟的小苗居然成了我的精神寄托,我盼望着它的枝叶越发繁茂,盼望着它的躯干日益挺拔,更盼望着它早日长成一棵树的模样。终于,在历时100天的盼望与等待后,它如我所愿。当我收到那张象征我网络种树之路圆满完结的证书,看到那株郁郁葱葱的卡通树站立在我的苗圃,我竟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使命感,那是对自然的敬畏所衍生出的情感。一棵树,在我与环境之间牵起了一根清晰的线,让我们产生了最直接的关联,那种得以触碰自然的微妙情绪,在心湖里漾出一片涟漪,也漾出了往日日子里对种树这一行为的执着与用心。

可是人总是不知满足,那象征身份证明的一长串编号还没带给我几天喜悦,我又开始期盼见到它真正的样子,就如同当年我无比渴望偷菜见到那株被我寄予无限希望的花一样。但花儿又不同,虽然我自始至终都未能

触及她的一片花瓣,可一张张照片却让我实时了解了她的长势,她的状态,以及她的生命轨迹。而这棵树,似乎就这样被安放于存在与不存在之间了,我知道它在一天天长大,可始终无法切身感受到它的萌动以及生命力的爆发。我时常想,这棵树所经历的风沙,所面对的霜雪,就要在往后的风又一年年中渗透进它的躯干,再刺进它的年轮了,而我,这个它名义上的主人,或许在它长成独当一面的沙漠勇士之前都无法给它哪怕是仅有一次的浇灌。真心感谢那些素不相识的志愿者在它年幼时所给予它的照料和关怀,它的成长我没有参与,藏于心中的对它的爱或许就要这样彻底藏于心中了。然而幸运的是,后来我内心的小想法又一次得到了满足。我有机会通过平台的微直播,真真实实地“看”到了荒漠化地区之一的阿拉善所栽种的梭梭树林。看着那一行行横亘在沙漠中的绿化带,我在那心中涌起阵阵感动,它们,不正是和我一样的千千万万普通人所赋予沙漠的生命之色吗?在裸露的山脉与贫瘠的荒漠中,绿色,正在慢慢蓄积能量。梭梭树以它强大的生长繁殖能力在严酷的沙漠中迅速蔓延成片,改变了一个区域地表的颜色,也改变了区域周围的生态。似小学课本里那西北极普通的白杨树一样,其貌不扬的梭梭,当之无愧地成了荒漠的又一守护神。

还记得去年令国人自豪感爆棚的一则新闻:美国航天局公布“NASA地球”卫星资料指出,过去20年中,世界变得越来越“绿色”,而这场“绿色”革命的主导者是中国和印度。当大众兴奋谈论祖国成绩斐然的生态文明建设时,我却生出一丝窃喜,我也是种过树的人。

其实在保护生态环境面前,每个人都该拼尽全力的。几乎是植物“克星”的我尚且可以,何况万干的你们?我曾经对梭梭一无所知,但那又何妨?种树的愿望一旦潜在心底,种成树的目标就化成了驱动力。我们要真的相信啊,只要用心,只要坚持,我们有能力给国家,给世界,给地球一个美好的未来。

后来,我又陆续种了好多树,网络种树的习惯就这样被一直延续下来。当每年的春日满目绿色,当植树造林的清风吹进校园、社区、村野,当孩子们抡起铁锹,把微笑与希望连同小树苗一起栽进土里,我就在想,等过几年那棵梭梭再长大一些,我要去武威看看。在那片占地一万亩的44号林,找到740000棵中属于我的那一棵,道一声“你好呀,梭梭树”,并在触摸它的那一刻,完成这许久以来心灵的交融。我知道,梭梭树心里也藏着太多话。



松骨冰心

□陈建华

无边春色次第来(下)

□杨诤

胡澍之篆

清代篆书家胡澍,长赵之谦四岁,相友善。胡澍小篆厚、润、坚、劲,笔法自由、随性、多变、亲切。赵之谦小篆敦厚者,少胡之俊爽;妩媚者,少胡之端庄。胡澍小篆,敦厚处不失俊爽,秀媚处不失端庄,如端人志士,来自田野,眉宇间自有质朴之气隐现。

胡与赵互为师友,若论小篆,则赵取胡为多。胡篆以本色,赵篆以理念与程式。赵尝评胡曰:“我朝篆书以邓顽伯为第一,顽伯后近人唯扬州吴熙载及吾友绩溪胡荻甫。……甫尚在,吾不敢作篆书。”吴熙载之小篆亦不如胡,无胡之格高与厚实有味。赵之评当为实话。学赵易而学胡难,因形式易至而风神难求。风神者,实书家之本色与精神也。当今之学篆者,只知有赵,不知有胡,近年国展更有“赵之谦门”之说。艺术之取向乃人心之风向标,趋媚弃质,实堪哀也。

形工 意工

结构精准,点画有法,谓之“形工”;宣泄情感,纤微生动,恰到好处,谓之“意工”。孙伯翔先生论书曰:“书家所书,既是点画,又是感情。”此乃形、意兼工。二者不可兼,则宁舍形工,勿弃意工。世人之好,与此相背。乐为心声,书为心画;笔随心动,心动迹留。岂可受制于法式而求形之工也?

学北碑

学北碑忌作家气、油滑气,亦忌村夫气、豪强气,亦不能偏于文秀。粗俗绝不可等同于朴拙。北碑之美在生辣、质朴与变化自由。北碑一碑有一碑之风貌,书理一致而出手自由。学北碑可强筋骨,破板刻,然亦易致造作与荒诞支离。如是故,学北碑不宜“照抄”,而宜“改造”“独立”。赵之谦学北碑齐而媚;于右任文而肆;孙伯翔早年野而质,晚年平而奇、质而文。

于沉重中飞翔

临晋水关汉简,忽忆起骆宾王《咏蝉》句:“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于“沉”“重”中“飞”鸣(“响”),此非汉简之风格特色乎?

不利

朋友习书,字字精工,唯合成一篇则如珠玉散诸于地。孰不知挥毫之际,努力于一笔不苟,反不利整幅气势之贯通浑然。何绍基尝言:“吾不能写一个字,然吾能写一幅字。”即此理。

差异

李斯《峰山刻石》《会稽刻石》,工稳典雅乃小篆之祖,赋不动声色之象以然流丽鲜活之气。世人效此,多落刻板,何也?自然即活,心活;刻意则板,心板。虽然,于外形观之,二者差异极小。

鉴赏

专注于结构造型,下之赏;醉心于笔情墨趣,中之赏;游心于神采境界,上之赏。世人乐“耳鉴”,乃下下之赏。

极致之美

极致之美乃崇高圣洁灵魂之投影,常寓身于一极简之形式中:一句诗、一串音符、一根线、一个声音。尚美之心一旦与其呼应,则时光倒流,天地岑寂。

气象

王建诗《塞上咏梅》:“天山路边一株梅,年年花发黄云下。昭君已没汉使回,前后征人谁系马。”语如家常,读之天高地远,古往今来一时奔至眼前,纷纷然,悠悠然。书家中,唯八大山人行草书有此气象。大朴不雕,大雅至朴。

靠近

美学家喜言距离产生美。距离有时间、地理、事件、功用、质相之分,可单独或共同作用于审美者之心理。美亦产生于靠近,贴近乃至无限之接近。靠近利于了解、判断与沟通,以包容之心去发现美,则美随心生。原本因距离而被遮蔽或模糊之美会因之而彰,渐次清晰呈现。

速度

一生临汉碑《曹全》极似,然神气匮乏。细观点画结构,与原碑几无差异。令其当场临写,见从落笔至完成一字,无论书何点何画,行笔之速度始终缓而匀。乃知神气之失在于速度,若中无快慢之别,一如死水无波,

生气何由生也?

逸

文艺之“逸”,可分两种:一是人之生存方式或心理之逸,与“隐”相连,“逸”即“隐”。二是艺术风格之“逸”,为超出常规之做法,与“俗”相对,乃“逸出”之“逸”。风格之逸又可细分:李白雄逸,怀素狂逸,云林清逸,玄宰淡逸,八大荒逸,石涛野逸,弘一静逸,另外还有奇逸、逸逸、秀逸、俊逸等等不同。

艺之逸不可学,人逸艺自逸。力学妄求,适得其反。

结绳记事

汉字起源诸说中,结绳记事一说有特别之“理由”。汉字由点、线组成,线犹绳,点犹结。大事打大结,小事打小结。俗语:“心乱如麻”。麻乃制绳之原料。又云:“心事如结”。以“结”助记忆,岂偶然哉!

购书

冒雨冲寒,去书店购回新书十数种。拆包翻阅,恍若儿时过年心情,多日隐隐之不安,亦烟消云散矣。

临法

古帖多模糊处,若能见出轮廓,则可以自己之经验与想象去填空补充。王宠临《阁帖》用此法,反生新意。范帖之运笔速度亦当在临仿之列,古有作狂草笔速极快者,临者固当快,然亦何妨偶以慢速临之。吾临倪枝山草书《桃源图诗册》用慢临法,祝书为笔速飞动所障之“沉着”之美乃得显现,老健而姿媚,出格又在格。窥得天机,欢喜非常。

心事

尝记七八年前,南师大梁培先兄语吾曰:“兄之草书,何时有此突兀之笔也?”吾坦言不知。近日读陈维崧词《好事近》:“分手柳花天,雪向峭窗飘洒。转眼葵肌初绣,又红歇栏角。别来世事一番新,只吾徒犹昨。话到英雄失路,忽凉风索索。”乃悟吾草突兀之笔之来由:吾心原有郁勃之气,堆积甚厚,无事则平平,若逢书兴触发勾起,则向笔墨倾泻不可遏。心事本如风,飘忽亦无定,一如迦陵词之末二句,犹奇峰之突起耳。